

外国名家随笔精品系列

岁月的回眸

尤廉 袁勇麟 编

随笔精品

海峡文艺出版社

序

郭 风

研究我国现代散文的专家乃至一般的爱好散文的读者，几乎均认为当年的散文具有很高的成就，鲁迅先生尝言，新文学运动中前十年的散文成就，胜于小说等其他文学形式的成就。虽然，就我个人来说，在接受鲁迅先生这一论断时，不免念及《阿Q正传》，以为这部小说代表新文学运动初期的最辉煌的成就，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一座丰碑、世界性的经典作品，在我国似乎至今尚未出现足以超越此部小说的其他作品。但鲁迅先生对于当年（重复地说，他对于新文学运动最初十年）的散文成就的论断和评价，对那个时期的散文创作的总体来说，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这的确是一种奇美的文学景象。何以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了《阿Q正传》和一开始就出现显得格外成熟的一批作家和他们的散文作品呢？写至此，作为一家之言，我需要把对于整个现代以至当代散文文学的个人印象简要地写出来。尽管我对于散文文学未作专门研究，但到底在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多少都在学写散文，多少阅读了现、当代诸家的散文作品，以为我国现代、当代的散文文学从总的情

况看是在发展的、成绩是可观的，譬如，就当代散文而言，像尊敬的冰心老人，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元勋之一，她在八九十岁高龄时所作的散文，就她本人而言，就我国当代散文而言，都达到一种新的辉煌的成就，成为我国散文史的至美至善的文学景象。

人们不免思考我国散文何以取得成就，特别是何以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即出现一些散文大家的一些原因。无疑，此可以从许多方面加以探讨。譬如，从外在的原因或所准备的条件而言，可以从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对于散文文学的影响来探讨，可以从我国具有久远的、优秀的散文文学的传统来加以说明，甚至可以从某些时期思想领域的激烈争论间寻找原因，等等。不过，除此之外，我个人以为不可不注意散文作家的个人因素，这包括个人的秉赋、才智、气质，包括个人的文学修养、思想修养、人生阅历以至全部的人格境界，等等。而在这里所谓有的散文作家因素中，我个人以为最易被忽略（或云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的）是作家接受外国文学的启示和影响的问题。接受、继承本国、本民族的文学优良传统格外重要，但还必须同时吸取外来文学及其传统的营养物，否则，是很不够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以及后来陆续出现的散文大家和在这方面具有卓越成就者，往往学贯中西，往往精通一二种乃至多种外语。他们从外语直接阅读外国作品，也翻译包括外国散文在内的外国文学作品。无庸置疑，这对于他们的文学成就起一定的作用。

在我的印象中，五四运动初期受到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这里所指的文学作品，当然包括散文），

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诸如屠格涅夫、泰戈尔等的散文（散文诗）很早便被译为中文，日本和古希腊罗马等的一些散文也很早便被译为中文。于此，我急于想把上面提及有关外国文学对我国作家的作用（虽然，这早已是公认的、不必多噜苏的事）的问题，再具体申述一下，这便是，单就散文而言，不仅使语言从文言文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某种裨益，更重要的是对于散文的思路的开拓以及对于散文之自由自在的精神这一本质的把握有某种裨益。请允许我在此顺便谈一个不成熟的，抑且可能是偏颇、错误的意见。这便是，我以为我国古代散文具有极其辉煌的成就，但也存在某些令人困惑之处。除了那些杰出的思想家以及散文大家的作品之外，即以选入《古文观止》中的散文而言，有些作品就显得拘谨或过于严谨以及思想较为单一、狭窄等。请允许我重复地说，借鉴外国优秀作品是完全必要的。

从五四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和其他外国文学作品一样，外国散文被大量地译为中文。这包括古希腊罗马的散文，包括诸如蒙田、培根等散文以及像《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自白》（卢梭）、《癡君子自白》（德·昆西）、《欧文见闻录》（华盛顿·欧文）、《骑驴旅行记》（史蒂文生）乃至《四季随笔》（吉辛）、《刚果之行》（纪德）等著名的散文专集，均被新译或重译的版本出书。散篇或成组的被译介过来的散文更浩如烟海，这些外国散文遍及五大洲，遍及各文明古国、各工业大国以至拉丁美洲、非洲等若干发展中的国家和小国；涉及古典散文直至现代主义各流派作家的散文，这些散文的作者包括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包括小说作家、诗人。而正由于散文

的本质是自由谈论，所以就现在所译介的外国散文（当然，我个人所见极为有限），作品所谈论者，涉及宇宙、哲学、自然、人生、历史、宗教、政治、教育乃至家庭、爱情、友谊和社会生活等，范围极其广泛，真是无所不谈，所谈无不各抒己见，而形式、风格、文风等又当然极为丰富。这种盛况，不仅对于促进我国当代散文创作有益，对于一般读者也是种可喜的文化景象。

临末，我想谈一下尤廉、袁勇麟同志所编的《外国名家随笔精品系列》。无庸置疑，随笔是散文这一文学大族中最便于抒发作家的情感和所思所想所闻所见的文学样式，最能代表散文的本质；也是当代（现代）各种文学体裁中最自由的一种文体，最易于为当代（现代）各阶层人民接受的一种文体。尤廉、袁勇麟同志从浩如烟海的外国散文译作中，选出其中随笔散文的精品，按其内容性质，编出十卷本的《外国名家随笔精品系列》，交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有长远影响的文学工程。对于作家、对于一般读者也都是一种贡献。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福州。

目 录

序 郭 风(1)

兰姆(英国)

梦幻中的孩子们 (1)

米什莱(法国)

丧葬 (8)

雨果(法国)

塔莱朗 (12)

左拉(法国)

铁匠 (16)

普鲁斯(波兰)

影子 (21)

马蒂(古巴)

可敬的卡萨斯神甫 (25)

泰戈尔(印度)

回忆(节选) (36)

罗曼·罗兰(法国)

鼠笼 (48)

尼克索(丹麦)

至死不渝 (57)

蒲宁(俄国)	
摘自札记·····	(66)
高兰特(法国)	
最后一次的炉火·····	(79)
高滨虚子(日本)	
父子情深·····	(84)
吴尔夫(英国)	
闹鬼的房子·····	(89)
恩特赛(挪威)	
挪威的欢乐时光·····	(92)
艾敏(埃及)	
我的家·····	(102)
拉格尔克维斯特(瑞典)	
父亲与我·····	(107)
沃朗兹(斯洛文尼亚)	
铃兰花·····	(112)
德永直(日本)	
金兵卫老爹·····	(116)
E·B·怀特(美国)	
再到湖上·····	(123)
休斯(美国)	
回忆圣诞节·····	(131)
巴勃罗·聂鲁达(智利)	
童年与诗歌·····	(136)

纪廉(古巴)	
聂鲁达这个人·····	(145)
井上靖(日本)	
怀亡父·····	(149)
季节·····	(151)
罗斯顿(美国)	
父亲·····	(158)
韦尔蒂(美国)	
小店·····	(164)
布拉德贝利(美国)	
奶奶·····	(176)
团伊玖磨(日本)	
无情的梦·····	(182)
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我的回忆:拜访教皇·····	(186)
拉迪奇科夫(保加利亚)	
我的爸爸·····	(192)
三浦哲郎(日本)	
母亲的消息·····	(194)
格雷斯(新西兰)	
瓦伊阿伊凯·····	(200)
编后絮语·····	(211)

兰 姆

兰姆（1775—1834），英国随笔作家。著有《伊利亚随笔》等。

梦幻中的孩子们

（一段奇想）

小孩子们爱听关于长辈的故事，想知道他们做小孩子的时候到底什么样；这样，可以驰骋想象，对于他们从未见过、只在大人们传说中听过的某位老爷爷、老奶奶进行一番遐想。正是出于这种心情，不久前一天晚上，我的一双小儿女偎在我的身边，听我讲他们曾外祖母菲尔德^①的故事：她住在诺福克郡的一所大宅子里（那可比他们和爸爸住的房子要大上一百倍），那个宅子恰好又是（至少，在那一带的乡间，大家都这么相信）他们最近念过的歌谣《林中小儿》^②里那段悲剧故事的发生地点。不管怎么说，那一双小兄妹，他们那狠心的叔叔，还有那红胸脯的知更雀^③，整个故事都原原本本雕刻

① 兰姆的外祖母玛丽·菲尔德，在英国赫特福德郡的布来克斯威尔为一家姓普鲁默的地主当了五十年管家。本文说的诺福克郡，是作者的虚构。

② 《林中小儿》是一首英国古代歌谣，叙述诺福克一个绅士死后，财产由他的一双小儿女继承。他们的叔父为夺取财产，派两个打手杀害这两个小孩。其中一人不忍，杀死同伙。两个小孩留在森林中，终于又冷又怕而死去。

③ 歌谣中提到两个小孩死后，红胸脯的知更雀衔树叶把他们的尸体覆盖。

在那大厅壁炉面的嵌板上，清清楚楚，一点不差。可是，以后来了一位煞风景的阔佬，把那块雕花嵌板拆下来，换上另一块时新样式的大理石壁炉面，这么一来，什么故事都没有了。听到这里，艾丽斯脸上做出一副像煞她亲爱的母亲那样的表情，那么温柔可爱，简直说不上是责怪了。然后，我接下去说，他们的曾外祖母菲尔德信教多么虔诚，为人多么善良，如何受到人人敬爱，虽然她并不是那所大宅子的主人，只是受人之托代为看管，因为主人在邻郡买了一所更时新更讲究的宅院^①，也就在那里定居，而把老宅子交给了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她也可以说是这所旧宅子的主人）；然而，她在那里居住时的神气，就像那宅子属于她自己似的，只要她活着，总要让它多多少少还保持着大门大户的气派；自然，那宅子后来还是破败了，眼看就要倒塌了，它那些古老的装饰部件统统都拆了下来，运到主人的新宅院里，重新安装起来，但是看起来很别扭，仿佛什么人把他们最近参观过的那些古墓葬从大寺^②中搬走，竖立在某位贵妇人的金碧辉煌的客厅里。听到这里，约翰笑了，好像说：“真蠢！”我接着又说，曾外祖母死的时候，方圆多少里的人都来参加葬礼，穷人们全来了，也有些绅士，向她的亡灵致敬，因为她是一位善良、虔诚的人——她是那么虔诚，全部诗篇^③，嘿，还有大半部《新约》，她都能背得下来。听到这里，小艾丽斯吃惊地摊开了她

① 地主普鲁默在高布来克斯威尔约四英里处吉尔斯顿有一所新宅院，全家住在那里，老宅交给兰姆的外祖母看管。

② 指伦敦的西敏大寺，为英国许多人名埋葬之地。

③ 指《旧约》中的《诗篇》。

的一双小手。然后，我告诉他们：曾外祖母个子高高、身材挺直、风度娴雅，在她年轻的时候，大家说她跳舞跳得最好——听到这里，艾丽斯那小小的右脚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轻快的动作，我把面孔一板，她才停止——我刚才正说，在全那里，数她跳舞跳得最好；可是，一种叫做癌症的残酷疾病袭来，使她痛苦得弯下了腰；可是它并不能把她那愉快的心情也压下去，不能使她屈服，她在精神上仍然屹然挺立，因为她是一位善良而虔诚的人。然后，我又说：她总是独自一人睡在那所寂静的大房子里一个寂静的房间里；她说有人半夜里看见两个小孩子的幽灵^①沿着她房间旁边的那道长楼梯上上下下滑来滑去；但是，她说，“那两个天真的小东西”不会伤害她的；不过，那一阵，尽管晚上有女仆跟我睡在一起，我心里还是很害怕，因为我可不像曾外祖母那样善良而虔诚——然而，我也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那两个小孩子。听到这里，约翰把他的眉头大大舒展开来，竭力做出一副勇敢的样子。然后，我说她待我们这些外孙子、外孙女们又是多么好，一到节日假日就叫我们到那个大宅子里去住，尤其我常常一个人在那里一连几个钟头盯着那十二个凯撒^②，也就是十二座古罗马皇帝的胸像出神，看来看去的，那些古代的大理石头像仿佛又活了，而我也仿佛跟他们一同变成了大理石雕像；我在那所很大的宅院里到处跑来跑去，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疲

① 据普鲁默家庭传说，在十七世纪时他们家有两个小孩子失踪，因而有文章里的“幽灵”之说。

② 凯撒，在这里指罗马皇帝的称号。罗马帝国的最初十二个皇帝的胸像（复制品），是过去有钱人家房间里的装饰品。

倦；在那许多又大又空的房间里，有破破烂烂的帷帐，有随风飘动的墙幔，还有橡木雕花嵌板——上面的涂金却快要剥落光了；我常常在那座古旧的大花园里玩儿，那个花园简直让我一个人独占了，除非偶尔碰上一个孤零零的老园丁——那园子里，油桃和桃子就垂在墙头上，我碰也不去碰它，因为那是禁果，只有偶尔摘下一个两个，因为我更爱在那神气忧郁的老水松树或者枞树中间跑来跑去，从地面上捡起几颗红浆果、几只球果，那些球果是只中看、不中吃的——要不然，我就随意躺在嫩草地上，让自己完全沉醉在那满园芳香之中——要不然，我就在桔子园里晒太阳，晒得暖洋洋的，一边想象着自己也跟那些桔子、那些菩提树一同生长、成熟起来——再不然，我就到那花园深处的鱼池旁边，去看那些鲑鱼穿梭般地游来游去，说不定还会发现一条很大的梭子鱼，阴沉沉、冷冷清清地停在深水之中，一动也不动，好像对于那些小鱼们的轻狂样儿暗中表示鄙夷——我更喜爱像这样无事忙的消遣，而对于那些桃子呀、油桃呀、桔子呀，以及诸如此类吸引着小孩子的平平常常的水果香味，连闻也不去闻它。听到这里，约翰悄悄地把一串葡萄又放回到碟子上，这串葡萄艾丽斯刚才也看在眼里了，约翰正在盘算着怎么跟她一块儿分吃，可是此时此刻又不大恰当，所以两个人就决定还是把它放回原处为是。然后，我略略抬高声音说，虽然他们的曾外祖母菲尔德对外孙子外孙女们全都喜欢，但特别疼爱的还是他们的约翰伯伯^①，因为他是那么漂亮、那么活泼的

① 查尔斯·兰姆的哥哥叫约翰，死于1821年。

一个小伙子，简直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伙当中的国王；他从来不会闷头闷脑孤零零地呆在一个角落里，像我们当中有的人那样，而在他还是一个跟他们一般大的小鬼的时候，不管抓住一匹多么烈性的马，也敢纵身跳上马背，叫它驮着自己一个上午跑遍半个郡，去追上那些外出行围的猎人——当然，他也爱那所古老的大宅子和那些花园，只是他的精力太饱满了，那高高的院墙是无论如何也把他关不住的——后来，他们的伯伯长大成人，一表人材，气度轩昂，人人看了人人夸，他们的曾外祖母菲尔德自然尤其爱他；我又说，我小时候脚跛，他常常把我背起来——因为他比我大几岁，——背着我走好多英里，因为我脚疼，走不得路；我又说，后来他脚也跛了，而我呢，（我恐怕）碰上他痛苦、烦躁的时候，对他可不那么体谅，而过去自己脚跛、他对自己多么体贴的事儿，也记不那么清楚了；可是，他一死；虽然不过刚刚死了个把钟头，就叫人觉得他好像已经死过很久很久了似的，因为生死之间的悬隔是太大了；他死了以后，我开始觉得还能够忍受得住，可是后来这件事一回又一回地在我心头萦绕；尽管我没有像别人那样又是哭又是伤心（我想，要是我死了，他一定会哭的），我还是整天想他，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爱他。我既想念他对我的友好，我也想念他对我发过脾气，我盼望他能再活过来，哪怕两个人吵架也好（因为我们过去吵过架），也不愿意再也见不着他，由于失去他而心神不安，就像他，他们可怜的伯伯，被大夫截肢^①以后的心情那样。——听到这

① 据考证，约翰·兰姆并未截肢，这是作者的艺术夸张。

里，孩子们哇地一声哭了，问我他们臂上那条小小的黑纱是不是为约翰伯伯而佩戴的；他们抬起头来，求我别再讲伯伯的事了，还是给他们讲讲他们去世的亲爱的妈妈吧。于是，我说，在整整七年当中，有时候满怀希望，有时候灰心丧气，然而我没有间断地追求着艾丽斯·温特顿^①；我用小孩子们所能听懂的话，向他们解释少女的羞羞答答、左右为难、婉言谢绝都是什么意思——这时，我扭头一看，过去那位艾丽斯的眼神却突然从小艾丽斯的眼睛中活灵活现地显露出来，我简直说不清究竟是哪一个艾丽斯坐在我的面前，也说不清那满头亮闪闪的金发到底是她们之中哪一个人的；我兀自凝眸细看，眼前两个小孩子的模样却渐渐模糊起来，向后愈退愈远，最后，在那非常非常遥远之处只剩下两张悲伤的面容依稀可辨；他们默默无语，却好似向我说道：“我们不是艾丽斯的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我们压根儿就不是小孩子。艾丽斯的孩子管巴特姆^②叫爸爸。我们只是虚无，比虚无还要空虚，不过是梦幻。我们仅仅是某种可能性；要在忘川^③河畔渺渺茫茫等待千年万代，才能成为生命，具有自己的名字。”——于是，我恍然醒来，发现自己安安静静坐在单身汉的圈手椅里，刚才不过是睡梦一场，只有那忠实的勃莉吉特^④依然如故坐在我的身边——而约翰·兰——（又名詹姆斯·

① 兰姆少年时代有一个女朋友叫安·西蒙斯，艾丽斯·温特顿是兰姆在文章里为自己的早期恋人所起的假名。

② 巴特姆，当铺老板。

③ 忘川，犹如中国迷信里说的“阴阳河”。据希腊神话，人死后，走到忘川，饮其水就忘却生前的事。

④ 勃莉吉特，是兰姆在文章里为他姐姐玛丽所起的假名。

伊利亚^①) 却永远地消逝了^②。

(刘炳善 译)

① 詹姆斯·伊利亚，兰姆为他哥哥约翰所起的假名。

② 兰姆一生未婚，何来儿女？此文中的一双小儿女，不过是作者一场幻梦而已。这篇随笔，是作者由于哥哥约翰死亡而触发了对于外祖母、哥哥、早年恋人的怀念，自传与幻想、事实与虚构交织一起而写出的一篇至情至性之文。文章虽妙，作者的苦心也可以想见。

米什莱

米什莱 (1798—1874)，法国史学家、散文家。著有《法国史》、《大自然的诗》等。

丧 葬

我第一次看到的死亡是突如其来的，这件事使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这一天，我像平时一样，坐在窗口做功课，正忙于把一篇文章由法文译成拉丁文。一阵榔头的巨大响声惊动了我的母亲，她叫我抬起头，看看院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一个木材店的人在钉棺材。这时我父亲从外面走来，指着那边低声对我说：“他的儿子死了。”院子里，那个不幸的人不时停步，哽咽着用衣袖直揩眼泪。

我从来没见过光溜溜的棺材。一想到人就要被封闭，塞紧，固定在这个狭窄的盒子里，（万一，要是实际上人还没有死的话也无法动弹，逃脱）我就觉得十分骇怕。一个做父亲的亲手给他的孩子准备了这么个狠毒悲惨的囚室，他本人得把这个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少年的胴体放进棺材，然后盖上，这样做多么违反人性，多么残酷！

最后，榔头又响了几下，这才完结，我好像听见原来弥漫在院子里的那种令人疼爱的细微声音，那种原来愉快、欢

乐的笑声现在正哭泣着哀求他父亲，哀求死神开恩：“不，不，时候还不曾到呢！”

不久之后，我也遭到了一次巨大悲痛的事，这就是我祖父的去世。他生前非常爱我，还白白地费了千辛万苦教我学习音乐。现在我还看到王家广场^①上从前我常看见他坐着的长凳，我还听见那位外科医生嘴里念着这句可怕的判词：“太晚了。”实际上他的病是癌症，随着七月的炎热天气，病情急速恶化，不久他就恹恹死去。这对我真是一次深切的悲哀；但比他的死更叫我流泪不止的是，在他下葬的第二天，——恰好当天夜里刚刮过一场暴风雨——我听见祖母说：“我的天，雨落在他身上啦！”

现在，轮到我可怜的妈妈了。浮肿又发作起来，蔓延到心脏部分。她一点也不能动。这样的身体无法活动需要精心护理。得时时把她的上身抬高才能呼吸。父亲帮助她这样做，除此之外，还要没精打采地做些家务。白天他不得不外出挣钱养活全家，其余的时间就全陪着她，千方百计想让她舒坦一些，给她解解闷。

她的那种耐心顺从真值得人们佩服。对于病情，她心里明白，自己感到这已经是寿命的最后时日了。她诧异的倒是怎么会拖这么久。死亡丝毫也不能令她惧怕，有时她以冷漠的态度谈到死。

有一天人们在收拾床单，她说：“就把这一条留着给我做裹尸布吧！”

① 在巴黎东区，后来改称“伏日广场”。